



J·薩魏里葉夫著 任溶溶譯

進攻冬宮

華東人民出版社出版

目 錄

列寧的信	一
一九一七年秋天	三
埋藏的東西	八
夜裏的會議	三
起義計畫	四
出賣	二
搗亂印刷所	一
革命軍事委員會	二
進行到底！	三
『曙光號』兵艦上的電台	五
到瑣琅施塔特去	八
士官生搜查列寧	四
列寧到斯莫爾尼去	六

在工廠裏	五〇
在斯莫爾尼	五三
巴夫洛夫軍事學校	五五
佔領電話局	五八
『曙光號』開到尼古拉橋來	六二
在冬宮裏	六六
最後的避難所	七〇
進攻以前	七二
哀的美敦書	七三
冬宮前面的戰鬥	七九
這時候在冬宮	八三
這時候在斯莫爾尼	八五
這時候在彼得巴夫洛砲台	八九
進攻	九四
列寧的演說	九八



列寧的信

一九一七年七月七日（公曆七月二十日），臨時政府（註一）在開槍掃射武裝示威的工人、兵士和水兵（註二）以後，又下了一道命令，要捉拿列寧。布爾什維克黨很清楚：如果他們捉到列寧，當

（註一）臨時政府是我國二月革命推翻沙皇以後成立的資產階級反革命政權。和這政權同時存在的，還有另外一個政權，那就

是工兵代表蘇維埃。

（註二）七月三日（公曆七月十六日），彼得格勒羣衆發動示威，反對臨時政府。

時就要把他就地殺死，洩他們的仇恨的。這一來，布爾什維克黨和全世界的勞動者，將要失掉自己的偉大領袖了。

無論怎麼樣，必須救出列寧的性命！

黨決定了：列寧應該馬上離開彼得格勒。

七月十一日（公曆七月二十四日）晚上，斯大林來見列寧。他們商量怎麼辦。符拉基米爾·伊里奇（註）走到桌子旁邊，坐在一面小鏡子前面，很快地剃去自己的鬍子，剪短自己的頭髮。現在不容易認出他來了。然後他跟斯大林一塊兒到火車站去。

當列寧在火車最後一節車廂裏坐好的時候，火車站的鐘指出這時候是半夜。第三次的鐘聲響了。火車頭嗚嗚叫起來。符拉基米爾·伊里奇走到車廂後面的站台上。火車開動了。斯大林仍舊站在火車站的月台上。他們一聲不響，祇用對看來互相告別。車輪克勒克勒越轉越快，把火車帶進黑暗。

（註）列寧的全名是：符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楊諾夫（列寧）。

暗裏去。過了一分鐘——連最後一節車廂也不見了……

列寧躲藏了將近三個月。他住在離開臘茲里夫車站不遠的一座草棚裏。現在幾十哩幾十哩的路——又是樹林和田野、又是湖和沼，把列寧和斯大林隔開來了。可是他們互相還是保持住密切的關係。列寧常常寫信，這些信祕密地送到彼得格勒，送到布爾什維克黨中央委員會，送給斯大林。斯大林到臘茲里夫來看過列寧兩次。

列寧寫些什麼呢，他跟斯大林商量些什麼呢？——列寧寫武裝起義的事情。列寧跟斯大林一塊兒討論工人和農民反抗資產階級，反抗反革命的臨時政府的起義計畫。

一九一七年秋天

「在我們後面，是可靠的勝利，」列寧寫道，「因為人民已經完全接



近絕望，可是我們卻給全體人民一條可靠的出路……』

對，人民當真接近絕望了。自從人民把沙皇政權推翻以來，已經過了半年，可是他們的生活，在這時期裏改善了許多嗎？

一九一七年二月，沙皇政權被推翻以後，在彼得格勒、在莫斯科、在全國建立了工兵代表蘇維埃。這是人民的政權，它應該領導人民，走到戰勝資產階級的最後勝利去。

可是結果卻是這樣，蘇維埃裏面大部分的位置，一開頭都叫革命的敵人——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佔據了。

資本家們得到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的幫助，就騙倒了人民：他們把政權抓在自己手裏，在沙皇政府的原來位置上，建立了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

這一個政府給了人民一些什麼東西呢？

工人要求政府限制資本家，讓工人監督工廠。可是臨時政府不管這件

事情：它保護資本家的利益。

農民缺少田地；他們要求政府把地主的土地分給他們。可是臨時政府不同意這件事情：它站在地主一邊。

從一九一四年起就進行流血的世界大戰；因此兵士們都要求和平。臨時政府不管這件事情：打仗對於資產階級有好處，因此政府把它拖下去。

戰爭拖得越長，工人和農民就越艱難、越困苦，飢荒就越來越厲害。

人民開始明白：從臨時政府那裏、從支持這個臨時政府的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裏，是等不到什麼好東西的。這個政府正在把國家帶到死路上去。

在這一個時候，人民學會了許多東西。半年以前，他們看來最主要的是從沙皇政權底下解放出來，其他事情會自然而然地來的。可是現在他們實際看到了，列寧和布爾什維克黨是對的：主要的鬥爭還在前面，最重要的一——就是從資本家政權底下解放出來。

工人、農民、兵士開始成千成萬地加入布爾什維克黨。如果說從前蘇維埃裏面主要是坐着孟什維克和社會革命黨人，那麼現在人民開始把布爾什維克選進蘇維埃裏去了，因為祇有他們是可以相信的。

到了秋天，農民搶地主土地的事情大量地增加了。工人常常扔掉了工廠裏的工作，宣布罷工。兵士拒絕執行軍官的命令，從前線溜跑了……所有這些，列寧和斯大林都看到了。他們明白：現在不能夠再耽誤時間了，必須開始起義了。

可是爲了使得武裝起義成功，使得它帶給人民勝利，必須細心地把它準備好。

『我們的戰鬥同志們，準備去進行新的戰鬥哇！』

第六次黨代表大會，它是列寧離開以後不久召集的，曾經這樣號召大家。斯大林主持了這個大會。第六次代表大會使得黨和人民面對武裝起義這件事情。

埋藏的東西

一個沒有月亮的九月夜裏，當城裏所有的人都已經睡覺的時候，有兩個人在維鮑爾格區一個荒僻的地點碰頭。其中一個是愛利克松工廠的鐵匠——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另外一個在同一家工廠裏當火夫。他們一聲不響、不說一句話，沿着空空的街道並排走着。

這兩個走路的人常常停下來細細地聽：有人跟在他們後面嗎？可是一切都靜悄悄的，沒有一個人的腳步聲打破這夜裏的寂靜。等到他們相信沒有人釘着他們以後，重新又上路了。

後來他們拐了個彎，離開大路，攀過一道圍牆。現在鐵路路基在他們面前發黑。翁道夫的手提燈，互相隔得很遠地朦朧發亮，遠遠什麼地方，信號柱的紅色火光隱隱約約地出現，電話線很平勻、很悲哀地噏噏響。

他們穿過鐵路。接着他們走進白樺樹林子：於是一下子更加黑暗了。

樹木那發白彎曲的樹身，用古怪的輪廓從黑暗裏突出來。

「我們會找到吧？」火俠忽然問，他還完全是個年輕小夥子，看樣子差不多是個小孩子。他拉拉自己那同伴的袖子。看得出來，在黑暗當中，他怕起來了。

「我閉了眼睛也找得到，」老頭兒有把握地回答，「我帶着一張小紙頭，預備萬一需要的時候用的，那紙頭上什麼都記上了。」

他在一個樹墩旁邊停下來。

『喂，費嘉，顯你的本領吧，』他忽然說。

火俠把一隻手靠在嘴上，學火車頭嗚嗚叫了三遍。過了幾分鐘。從遠遠的什麼地方，也傳來了三遍回答的嗚嗚聲。在黑暗當中，很快又聽到車輪的軋吱聲，馬匹的沉重呼吸聲。就在樹墩旁邊，停下了一輛馬車。幾個帶了籃子和繩子的人，從它上面跳下來。

「都弄好了沒有？」他們當中有一個問，「你們還沒有找到埋藏的寶貝嗎？」

「寶貝！」老頭兒微笑着回答，「當然囉，難道這不是寶貝？還有更好的嗎！」

他打開小紙頭，算了算，然後有把握地帶大家順着一條很窄、僅僅看得見的小路走。

「瞧這記號！」他用手電筒照着樹身，忽然對大家說。大家看得清清楚楚，樹皮上有一個刻出來的交叉記號。「從這裏恰巧走十二步就是了。」

他們再走十二步。

「停下來！」老頭兒說，「在這裏掘吧！」

幾把鏟子同時插進地裏。

一塊塊泥土飛到四面八方去。腳底下掘出了一個很深的坑。

『什麼也沒看見，』火俠吐了一口氣。『也許我們掘的地方不對吧。』

正在這時候，傳上來『卡嗒』一聲：鏟子頂住了一些什麼硬的東西。

『它，正是它！』老頭兒興高采烈地說。

他們動手打坑裏弄上來一個大木箱。一塊木板脫開了，步槍的槍口從板縫裏伸出來。

『快點兒，同志們，快點兒！』老鐵匠催大家說，『天亮以前就得弄好。還有兩箱要掘呢。』

一部分人繼續掘地，另外一部分人把木箱拖到馬車那邊去。

『好重啊！』火俠幫忙拖箱子，心花怒放的。『現在資產階級要見不到面問好啦！』

在這樣一個沒有月亮的九月夜裏，愛利克松工廠的工人把他們藏了好久的武器，從地裏掘出來。這些武器，他們是在二月革命推翻沙皇政權的時候拿到手的。

自從工人、兵士和水兵反對臨時政府，舉行七月羣衆武裝示威以後，總長們就開始沒收工人的武器，可是工人爲了未來的戰鬥，把它們保存起來，藏在地裏了。它們在那裏足足躺了三個月。

現在工人已經準備好，要在布爾什維克領導下面，去進行新的、決定的鬥爭了。他們重新需要武器……

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布爾什維克開始集合工人赤衛隊。這些集合、這些軍事訓練，每晚在空地或者沒人到的小巷裏進行。還爲赤衛隊的指揮開了特別的訓練班，讓他們在那裏學習開槍和戰術。

可是不但工人，——兵士和水兵也需要準備起義。在他們當中，尤其是在兵士當中，有許多人不大明白這件事情；他們還需要解釋，爲什麼應該起義打倒臨時政府。

要使得兵士和工人在起義開始的時候並肩作戰，而不是反對工人，這是非常要緊的。

布爾什維克號召每個工廠的工人，要他們和在彼得格勒的任何一個兵團密切地聯繫起來。布爾什維克在兵士中間進行宣傳，並且專門為他們出版一種報紙。布爾什維克努力通過工兵代表蘇維埃，把工人和兵士團結起來。

到了十月初，起義的事情差不多已經完全準備好了。

一九一七年十月七日（公曆十月二十日），列寧回到彼得格勒來。

夜裏的會議

火車剛開到郊外的烏傑耳娜雅車站。搭客們急急忙忙從車廂上下來。士官生（註）忽然圍住他們，開始檢查證件：士官生在那裏搜列寧。

正當這時候，火車頭脫離車廂，很快地開回去。接着它忽然

（註）士官生是沙皇軍事學校的學生。

他們畢業出來，就成為軍官。

——原註。

